

张海迪 著

绝顶

梅里雪山远没有珠穆朗玛峰高，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00米。可它的地理环境却很复杂。山上终年积雪，巨大的冰川从山顶倾泻而下，直达山脚。陡峭的山体，风化的岩石，还有瞬息万变的气候，会让攀登者突然陷入绝境。自卡瓦格博(Kawagabo)从海底隆起，至今还是一座人类未及山顶的处女峰。只要人们达不到顶峰，卡瓦格博就永远是一个神秘的向往，一个神秘的存在。

THE TOPMOST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绝顶

张海迪 著

THE
TOP
MOST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顶/ 张海迪著. — 北京 :

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53-3321-2

I. ①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1469号

责任编辑: 彭明榜

书籍设计: 孙初+林业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6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10mm×920mm 1/16 24.5印张 310千字

2015年5月北京第1版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 38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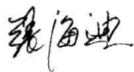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77

再版前言

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出版《绝顶》，我无限感慨，这本书从第一次出版到今天已经过去十三年了，可写作的日子仿佛还在昨天。那时候假如不是因为病痛，我还会写下去，再写一年，两年……可我那时已经耗尽了精力，也没了体力。在静静的夜里，我却又一次次转着轮椅来到桌前，拿起笔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我写着，一行行，一段段，有时就忘了自己的存在，任思绪飘忽到遥远的雪山，看见千里长风飘起梅里女神的头发，听见隆隆的雪崩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呼啸。就像书中的登山者，我总是期待到达绝顶的那一天。

虽然残疾限制了我行走的自由，但文学想象力却给了我无限的空间，让我的生命和一座遥远神秘的雪山连接起来，让它的美丽和圣洁映衬出理想与失落、灿烂与黯淡。在缺少了英雄主义的今天，我把无畏的气概交给绝顶的攀登者了，他们身上也许有我的理想主义的痕迹，他们的攀登就是我的生活态度——只要生命不完结，就不会停止攀登。

在此，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《绝顶》，感谢编辑对这部小说的理解，我也要感谢亲爱的读者，这本书出版以来我收到你们那么多热情的鼓励，这对我是最珍贵的礼物。



2015年5月8日

前言

我写这部长篇时很多次都在想，人们最好在下个千年翻看这部小说。我不是什么预言者，但我坚信，我在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关于攀登雪峰顶的一些艰险，到那时也许就不存在了，人们很容易就能登上珠穆朗玛峰——海拔8848米的山顶上已有了我们的研究站点，如同昨天和今天在南极建立的长城站。珠穆朗玛峰上的站点最好也叫长城站——世界上最高的长城站。不过我也在想，假如8848米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，世界上还有什么高峰要攀登呢？只要地壳不变动，8848米将是有限的数字和高度，而人类的探索精神则是无限的。

人类总是想超越极限，却又被无数的障碍阻挠，劈开了重重叠嶂，人也就跨越了千山万水。开始写这部书时，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束缚，它始终不让我的想象展开翅膀到无边无际的天地里翱翔，可我说不清那紧紧束缚自己的是什么。我常常被这种困惑搅扰，同时也为超越困惑，获得心灵的解放不懈地寻找飞往更大空间的方向。我为此等待了很多年。有一天，我终于看见了梅里雪山！接下来的很多个夜晚，我都是在网上度过的，我被迷住了。那里有成百上千条关于梅里雪山的文字介绍，还有很多绮丽的风光图片，于是我看见我的一个主人公回头对我笑了，在此之前，我一直让他在一个不知名的空旷地带徘徊，在本书里他是梅里雪山的攀登者。

梅里雪山远没有珠穆朗玛峰高，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。可它的

绝顶

THE TOPMOST

地理环境却很复杂，山上终年积雪，巨大的冰川从山顶倾泻而下，直达山脚。陡峭的山体，风化的岩石，还有瞬息万变的气候，会让攀登者突然陷入绝境。自卡瓦格博(Kawagarbo)从海底隆起，至今还是一座人类未及山顶的处女峰。只要人们达不到顶峰，卡瓦格博就永远是一个神秘的向往，一个神秘的存在。

人们可能还记得中日联合登山队的惨剧，十七个登山勇士无一人生还。我们很少能想起那些在冰川上攀援的人，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、亲人和朋友没有从事这项冒险的竞技运动。一些人对登山者的死也许有点冷漠，甚至还会为他们冒着严寒去探险感到不解。为什么鲜活的生命要去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在那里经受暴风雪的袭击、雪崩随时发生的危险、还有缺氧——极度缺氧的窒息。哦，有时会几天几夜没有吃的，更没有热水喝，他们常常处在人生的绝境。天光黯淡，无边的黑夜，厚厚的积雪，看不见一丝星光，周围也没有篝火，不灭的只是心灵的篝火，最后那火也无声地熄灭了……

当太阳重新照耀时，冰盖上又多了一座或几座新的冰雕，他们的面容都十分安详，没有痛苦的挣扎，有的好像还在酣睡，却再也醒不来了……还有一些被皑皑白雪重重叠叠覆盖的雕像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。也许在多少年之后，地球进一步演化，它变得暖了，冰川坍塌，雪山溶化，他们还会获得新生。他们会站起来，抖掉身上的积雪，冻伤的脸颊不再是紫红的，由于海拔高度的沉降，紫外线的照射也不再那么强烈了，他们不用怕被灼伤，眼睛的雪盲症也好多了。他们掏出揣在胸前的旗帜，迎风抖开，一簇火红猎猎地飘舞着，发出哗啦啦的脆响。他们看见远处美丽的城市，葱茏的绿树，盛开的鲜花，一座高大建筑物的计时牌上清晰地显示着当地的时间：3000年×月×日……

我想这丝毫无损他们千年之前攀登高峰的意义。物质是坚实的，如同大地，而精神则如同天空或宇宙，是柔软的，无尽头的空漠。人的脑

实质就是这种天空或宇宙，有限与无限都在其中，人的脑实质是比自然界的宇宙还要广阔的。无穷尽地开拓成为人类永生永世的寄托。西西弗斯整日推着一块大石头上山，其实是一个哲学寓言，它是时间与空间的规则——周而复始，永无止境。

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也是作家，他不是探险家，却总是做一些探险的事。他当然不像汤姆·索亚，他是成熟的、理智的人。我一直存有一张他在一个神秘的大峡谷的照片，那天当我拆开他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信，看到他的照片时，吓了一跳，手也猛地哆嗦了一下，我觉得他的照片实在吓人。这是我的朋友吗？满脸长而浓密的胡须，他无助地盯视着远方，两眼露出一片可怕的茫然。这张照片的后面写道：这是与队伍失去联系的第七天，身边只有两位藏民，别的一无所有了；我们已经筋疲力尽，只有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。

不过，他还是绝处逢生了。没过多久他来信说，六月他还要再一次去攀登去探险，那里还有很多谜。

人类一次次向巅峰攀登意味着什么？这种原始的，夹杂着使命感的冲动，促使他们总是不断地告别亲人，义无反顾地奔向不可预知的地带。欲望是一种令人愉悦的需求，正是凭着这种欲望，人们才总想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

我写这部长篇也是一种攀登，如同真正的登山者，一次次向高峰冲击，又一次次撤退，回到大本营，回到平淡无奇的生活中。这种攀登让我的体力和精力消耗很大，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病痛之后，身体瘫痪部位的肌肉萎缩了，我越来越难以支撑自己，总有一种明天就会因疲惫而死去的感觉。其实，我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已经力不从心了，激情常被肉体的麻木疼痛和精神的忧郁绝望掩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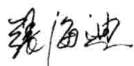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这将是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了。

精神攀登的路途异常艰苦，我有时也畏惧，害怕路途遥不可知，但

绝顶

THE TOPMOST

冥冥之中又仿佛看见我的主人公在远处等待，等待我给他们一个结局。我有时急于接近他们，有时又小心翼翼地避开，我怕我笔下的主人公会在途中遭遇不测，也怕有的人会因为我给他们的结局而失望。其实我是清楚的——生命永远不会完结，我们的攀登也是如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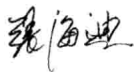
2001年12月于济南

再版前言

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出版《绝顶》，我无限感慨，这本书从第一次出版到今天已经过去十三年了，可写作的日子仿佛还在昨天。那时候假如不是因为病痛，我还会写下去，再写一年，两年……可我那时已经耗尽了精力，也没了体力。在静静的夜里，我却又一次次转着轮椅来到桌前，拿起笔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我写着，一行行，一段段，有时就忘了自己的存在，任思绪飘忽到遥远的雪山，看见千里长风飘起梅里女神的头发，听见隆隆的雪崩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呼啸。就像书中的登山者，我总是期待到达绝顶的那一天。

虽然残疾限制了我行走的自由，但文学想象力却给了我无限的空间，让我的生命和一座遥远神秘的雪山连接起来，让它的美丽和圣洁映衬出理想与失落、灿烂与黯淡。在缺少了英雄主义的今天，我把无畏的气概交给绝顶的攀登者了，他们身上也许有我的理想主义的痕迹，他们的攀登就是我的生活态度——只要生命不完结，就不会停止攀登。

在此，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《绝顶》，感谢编辑对这部小说的理解，我也要感谢亲爱的读者，这本书出版以来我收到你们那么多热情的鼓励，这对我是最珍贵的礼物。



2015年5月8日

前言

我写这部长篇时很多次都在想，人们最好在下个千年翻看这部小说。我不是什么预言者，但我坚信，我在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关于攀登雪峰顶的一些艰险，到那时也许就不存在了，人们很容易就能登上珠穆朗玛峰——海拔8848米的山顶上已有了我们的研究站点，如同昨天和今天在南极建立的长城站。珠穆朗玛峰上的站点最好也叫长城站——世界上最高的长城站。不过我也在想，假如8848米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，世界上还有什么高峰要攀登呢？只要地壳不变动，8848米将是有限的数字和高度，而人类的探索精神则是无限的。

人类总是想超越极限，却又被无数的障碍阻挠，劈开了重重叠嶂，人也就跨越了千山万水。开始写这部书时，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束缚，它始终不让我的想象展开翅膀到无边无际的天地里翱翔，可我说不清那紧紧束缚自己的是什么。我常常被这种困惑搅扰，同时也为超越困惑，获得心灵的解放不懈地寻找飞往更大空间的方向。我为此等待了很多年。有一天，我终于看见了梅里雪山！接下来的很多个夜晚，我都是在网上度过的，我被迷住了。那里有成百上千条关于梅里雪山的文字介绍，还有很多绮丽的风光图片，于是我看见我的一个主人公回头对我笑了，在此之前，我一直让他在一个不知名的空旷地带徘徊，在本书里他是梅里雪山的攀登者。

梅里雪山远没有珠穆朗玛峰高，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。可它的

绝顶

THE TOPMOST

地理环境却很复杂，山上终年积雪，巨大的冰川从山顶倾泻而下，直达山脚。陡峭的山体，风化的岩石，还有瞬息万变的气候，会让攀登者突然陷入绝境。自卡瓦格博(Kawagarbo)从海底隆起，至今还是一座人类未及山顶的处女峰。只要人们达不到顶峰，卡瓦格博就永远是一个神秘的向往，一个神秘的存在。

人们可能还记得中日联合登山队的惨剧，十七个登山勇士无一人生还。我们很少能想起那些在冰川上攀援的人，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、亲人和朋友没有从事这项冒险的竞技运动。一些人对登山者的死也许有点冷漠，甚至还会为他们冒着严寒去探险感到不解。为什么鲜活的生命要去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在那里经受暴风雪的袭击、雪崩随时发生的危险、还有缺氧——极度缺氧的窒息。哦，有时会几天几夜没有吃的，更没有热水喝，他们常常处在人生的绝境。天光黯淡，无边的黑夜，厚厚的积雪，看不见一丝星光，周围也没有篝火，不灭的只是心灵的篝火，最后那火也无声地熄灭了……

当太阳重新照耀时，冰盖上又多了一座或几座新的冰雕，他们的面容都十分安详，没有痛苦的挣扎，有的好像还在酣睡，却再也醒不来了……还有一些被皑皑白雪重重叠叠覆盖的雕像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。也许在多少年之后，地球进一步演化，它变得暖了，冰川坍塌，雪山溶化，他们还会获得新生。他们会站起来，抖掉身上的积雪，冻伤的脸颊不再是紫红的，由于海拔高度的沉降，紫外线的照射也不再那么强烈了，他们不用怕被灼伤，眼睛的雪盲症也好多了。他们掏出揣在胸前的旗帜，迎风抖开，一簇火红猎猎地飘舞着，发出哗啦啦的脆响。他们看见远处美丽的城市，葱茏的绿树，盛开的鲜花，一座高大建筑物的计时牌上清晰地显示着当地的时间：3000年×月×日……

我想这丝毫无损他们千年之前攀登高峰的意义。物质是坚实的，如同大地，而精神则如同天空或宇宙，是柔软的，无尽头的空漠。人的脑

实质就是这种天空或宇宙，有限与无限都在其中，人的脑实质是比自然界的宇宙还要广阔的。无穷尽地开拓成为人类永生永世的寄托。西西弗斯整日推着一块大石头上山，其实是一个哲学寓言，它是时间与空间的规则——周而复始，永无止境。

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也是作家，他不是探险家，却总是做一些探险的事。他当然不像汤姆·索亚，他是成熟的、理智的人。我一直存有一张他在一个神秘的大峡谷的照片，那天当我拆开他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信，看到他的照片时，吓了一跳，手也猛地哆嗦了一下，我觉得他的照片实在吓人。这是我的朋友吗？满脸长而浓密的胡须，他无助地盯视着远方，两眼露出一片可怕的茫然。这张照片的后面写道：这是与队伍失去联系的第七天，身边只有两位藏民，别的一无所有了；我们已经筋疲力尽，只有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。

不过，他还是绝处逢生了。没过多久他来信说，六月他还要再一次去攀登去探险，那里还有很多谜。

人类一次次向巅峰攀登意味着什么？这种原始的，夹杂着使命感的冲动，促使他们总是不断地告别亲人，义无反顾地奔向不可预知的地带。欲望是一种令人愉悦的需求，正是凭着这种欲望，人们才总想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

我写这部长篇也是一种攀登，如同真正的登山者，一次次向高峰冲击，又一次次撤退，回到大本营，回到平淡无奇的生活中。这种攀登让我的体力和精力消耗很大，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病痛之后，身体瘫痪部位的肌肉萎缩了，我越来越难以支撑自己，总有一种明天就会因疲惫而死去的感觉。其实，我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已经力不从心了，激情常被肉体的麻木疼痛和精神的忧郁绝望掩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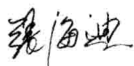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这将是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了。

精神攀登的路途异常艰苦，我有时也畏惧，害怕路途遥不可知，但

绝顶

THE TOPMOST

冥冥之中又仿佛看见我的主人公在远处等待，等待我给他们一个结局。我有时急于接近他们，有时又小心翼翼地避开，我怕我笔下的主人公会在途中遭遇不测，也怕有的人会因为我给他们的结局而失望。其实我是清楚的——生命永远不会完结，我们的攀登也是如此。



2001年12月于济南

1

雪再大也要把小川送下山。肖顿河这么想着，就躺在充气床垫上，他又累又困，这一夜他一直守在小川原兵卫的身边，小川从没有病得这么重。他们原计划今天要向梅里雪山的6300米处攀登，并在那里建立第4号营地，为再一次冲击卡瓦格博顶峰做准备。可是昨天他们在一处缓坡上刚刚支好帐篷，小川原兵卫就病了，他病得很突然，发高烧，忽冷忽热，全身发抖，神志也迷迷糊糊的就像患了疟疾。一连十几个小时，小川的体温都在39℃以上，中方和日方的随队医生尽了最大努力，也没能让他的体温降下来。

肖顿河困得睁不开眼睛，心里却还很清醒，他发现小川已经好几次出现这种症状了，每次都和这次相同，高烧寒战，全身发抖，还梦呓似的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。

小川这次临来之前曾在电话里对他说，他要与中方登山队密切合作，争取再一次向卡瓦格博峰冲顶。他还说要从日本给登山队带来一些更先进的测量仪器和登山器械，还有新型自动加热罐头。小川在登山途中没有什么异常，可是刚到6000米处他就说头晕，然后就倒下了，倒在了雪地上。
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作怪吗？肖顿河曾听这里的人说，神是不会让任何人到达卡瓦格博峰顶的，人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，梅里雪山是神山，不容任何人侵犯。

肖顿河真为小川原兵卫担心，他对大家说，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赶快送小川下山治疗，千万不能让小川出现意外。作为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考察队的中方代理队长，肖顿河深感责任重大，因为小川不仅是好朋友，还是最默契的合作伙伴。

小川原兵卫在日本庆应大学物理系毕业后，到中国学习中文。那时肖顿河在燕北大学地球物理系，每遇上公共课他都会见到小川。在他眼里小川不太像日本人，他的身材高大挺拔，十分英武，眼睛深陷，鼻梁很高，脸上轮廓分明。小川告诉他，据说他的祖先是远道而来的荷兰人，在十六世纪，一些荷兰人乘大木船远航来到长崎，在那里从事商贸交易，因此长崎就有了荷兰人的后裔，至今长崎还保留着荷兰商馆，后来那里还建造了荷兰城，美丽的豪斯登堡就是典型的荷兰建筑。小川性格顽强，天生喜欢冒险，他说这也许和他的祖先冒险远航的经历有着某种关系。

肖顿河虽然和小川所学的专业不同，但他们却结下深厚的友谊，也找到了共同的爱好——他们都喜欢科学探险。小川几乎每个寒暑假都要约肖顿河到中国西部地区游历，他们被那片辽阔而又充满着神奇传说的土地深深地吸引了。喜马拉雅颠连起伏，耸入云霄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浩瀚无垠，不可逾越，辽阔的无人区荒凉沉寂，古老民族的神奇传说更让他们心驰神往。大学毕业后，肖顿河分到地球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工作，小川却没能如愿从事他希望的雪崩研究。他先后当过翻译和记者，最后还是选择了雪山科学考察作为自己的职业。

当肖顿河埋头在物理实验室里的时候，小川的足迹已经遍及各大洲的许多地区，他攀登过南美第一高峰，也去过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，还登上过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的主峰勃朗峰。然而小川说，他一心向往的还是与日本一水之隔的中国，向往这里的一座被西方人疑为香格里拉的梅里雪山。他和肖顿河都读过英国人James Hilton(詹姆斯·希尔顿)写的

绝顶

THE
TOP
MOST

Lost Horizon, 对书中描述的神秘的Shangri-la(香格里拉)很着迷——一个没有尘嚣, 没有战争, 没有灾荒, 没有痛苦的地方。

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, 肖顿河就萌生过攀登梅里雪山的念头, 小川也很向往。他们曾经痴迷地站在图书馆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, 设想着、寻找着登上卡瓦格博峰的可能途径。小川回国时还专门去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, 用那里的大比例尺卫星照片, 仔细研究梅里雪山地形的变化, 分析那里的地质构造, 还查阅了大量有关梅里雪山的气象资料。他们曾经是那样雄心勃勃地要去梅里雪山考察, 可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条件还不成熟。

大学毕业时, 小川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, 还能写流畅的中文。回国后, 他常给肖顿河来信, 也许由于职业的原因, 他很少再谈起大学时的那些幻想, 有时甚至还在信里嘲笑自己那时的天真。后来, 就在肖顿河申请加入即将组建的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考察队时, 他突然收到了小川的来信, 小川说他辞去了《朝日新闻》社的工作, 也申请加入这支登山考察队。小川要来中国, 肖顿河有些激动, 他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。

小川登山时总是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。可是事与愿违, 他一到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就发病, 前几次他只得中断攀登计划回国。在日本, 医生给小川做了非常细致的体检, 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医生说通过各项检查, 证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, 结论是他仍然可以参加攀登雪山和其它高强度的体育竞技运动。

肖顿河躺了一会儿就赶快爬起来, 他冒着大雪又来到日本队的帐篷。小川虚弱地躺在羽绒睡袋里, 脸色苍白, 神情疲惫, 见肖顿河来了, 他费力地睁大眼睛。他的队友羽田俊太赶忙让他喝了几口热水, 浅野盛宏在一旁不停地给他按摩手上的穴位。

顿河君……对……对不起, 实在对不起……小川喘了喘气说。

嗨, 老伙计, 你他妈的中了什么邪啦? 肖顿河脱口骂道。可话刚一